

老舍《离婚》中的知识分子自我认同^{*}

刘 恋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 老舍《离婚》中的老李是具有原生态性质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集中反映了当时这类知识分子面临“现代”这一纷繁现象时所表现出的理性与自主性的纠缠,其结果是自我认同的悬置。这一知识分子的符号代码同时也反映出作者老舍在当下社会中的思考与某种程度的疑惑。

关键词 老舍;离婚;知识分子;自我认同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X(2004)01-0048-03

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名称)出现得较晚,传统上称这类人为“文人”。中国文人的处境一直很微妙(或者说尴尬):做得好的可出丞入相、加官拜爵,混得差的设馆教课、充为幕僚,更有一生潦倒的,豪放者做个浪子班头亦能笑傲人生,淡泊者有大小三种隐法倒也自得其乐,抑郁者就只能扼腕叹息临风洒泪。相应的,人们对文人的评价也不一而足:有褒为圣人贤者的,有贬为下九流的,有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有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纷纭众说造成历代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是进亦忧退亦忧”。

应该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首先实现于国家政治层面(以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为标志),而在社会心理或思想文化层面上却是滞后的。这种滞后的社会心理和思想文化架构成一个非知识语境,总体呈现出一种伪现代伪文明的特质:这一方面使得作为一个阶层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同时经历深刻转型的过程中势不可挡地滑入了社会边缘,另一方面又使得作为个体社会成员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回避地陷入自我认同的危机。“自我认同”是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性色彩的词。“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在其中;我将如何生活”的问题,必须在有关日常生活的琐事如吃穿行的决策中得到回答,并且必须在自我认

同的暂时呈现中得到解释。^{[1] (p.15)}现代性的两个维度,一是工业化,一是资本主义。在由这两个维度建立的空间中,我们享受到了以往各种形态的社会所不能赋予我们的方便,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更多更难解的烦扰。“现代”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无据可依,而是凭据太多却无从选择;于是,置身“现代”,在一切新的东西纷至沓来众说纷纭之际,如何把握、控制、实现自我,成了每个现代人尤其是每个现代知识层人士所面临和试图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对此有深切感受和独特表现的是老舍。老舍本人生长在“正红旗下”,接受的是正宗的儒家传统教育和北京市民文化的熏陶,但就是这样一个几乎纯粹的中国子民偏又出过洋留过学接受过“欧风美雨”的浸染。所以,他写了“出去”的二马、“回来”的文博士。无论是“出去”还是“回来”,都给人物的行为外加了一个极其有力的说服理由:正因为有了见识、比较,这才有了鉴别、选择与随之而来的不满、不安或不平。要说接触“现代”,这些“出去”在外或复又“回来”的人应该是最有资格开口说话的。但是,二马和文博士都在“现代”面前患了失语症,因为老舍没有给他们什么机会来“想”。然而,就在这两本书之间,老舍写了《离婚》。整部《离婚》的重心是透过纷扰的“离婚”^①现象,落在主人公老李的精

* 收稿日期 2003-04-18

作者简介 刘 恋(1979-),女,江苏泰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有关《离婚》的引文均出自《老舍全集·第二卷·小说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神世界,由外在的人际关系转射到内在的个人世界。在这儿,他塑造了一个既没有“出去”过更谈不上什么“回来”的人物——老李,让他困在原地却他神游八方,让他无所作为却又让他意欲自为,让他在困顿中追寻却又让他在追寻中丧失;更主要的是,让他作为一个具有知识的社会分子(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代言一部分人面对隐约而来的“现代”做了一次哲学层面的思考。

现代性的要义,首当其冲的就是人的理性与主体性。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开始,哲学及其统御下的人就“回到了这个基础上面”(黑格尔)。紧接着,康德以其“三大批判”确立了以“理性”为根据的主体性。“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层提出尊奉“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前者体现了对个人主体性的尊重,要求民主;后者则体现了对人的理性作用的重视,讲求科学。如果把“理性”简单理解为“思”(思考)的话,那么《离婚》中的老李无疑是个极具理性的人,因为他善于时时处处思考,而且往往由具体到抽象、由形而下到形而上地去思考。例如,他从被张大哥说服去接家眷上想到,自己“被战败的原因,不在思想上,也不在口才上,而是在他自己不准知道自己。”所谓“自己不准知道自己”,这里面包含了一个自我探寻自我拷问的声音,那就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将往哪儿去?”这些声音是存在主义的,更是现代的。再比如,他从与太太关于娶妾的小争吵上联想开去,得到这么一个结论:“男女都一样,无聊,没意义,瞎扯!婚姻便是将就,打算不将就,顶好取消婚姻制度!”接下来便推论出“家庭是个男女,小孩,方墩样的朋友们一个臭而瞎闹的小战场!……是一汪臭水。”最后总结出“世界是片沙漠”。从男女到婚姻到家庭再到世界,谁也无法否认和怀疑老李思维的逻辑性之强,他不就人论人、不以事论事,他甚至不把眼光局限在个人婚姻的小范围里,而是跳过这一级,直接上升到整个“婚姻制度”上。似乎对他而言,吴太极和方墩离婚与否、邱先生和纸板离婚与否、乃至自己与太太离婚与否,都只是小而又小、小到可以不去考虑可以忽略不计的事;但婚姻、整个的婚姻、全人类的婚姻、作为制度的婚姻,才是必须提上日程的一个紧迫问题,才是值得他去费力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但是,老李当真是一个具有理性的现代人吗?应该说,他的理性在思考中诞生的同时也在思考中丧失了。因为,他永远是敏于思而怯于行的。
万方数据

正如前面,他对自己被张大哥打败的原因分析得头头是道且极富哲学意味,可一转头,他就用“前面一堵墙,后面一堵墙”(这是老李对自己现实处境的一个极精当的譬喻)的艰难状态,来做既无法改造自己更无法改造太太的借口;他虽然也看到摆在自己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去空洞地做梦”,一条是“切实地活着”。但是他却不愿再深究下去究竟走哪条呢?他宁可以后“向生命道歉”,也不愿现在去思考,而只是“立在那里,喝了碗豆浆”。这碗豆浆一下肚,就意味着老李对西四牌楼及其所象征的世俗生活的肯定,就意味着老李对张大哥进一步认同和妥协的开始,因此他“决定了接家眷”。

由此可见,老李的理性仅仅在于能够提出和分析问题,而不能深入问题,更谈不上解决问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的缺乏自主性,不能自我认同和自我定位。所以,他在自我探寻(分析两堵墙和两条路)的时候,轻易地自我搁置(喝了碗豆浆然后不了了之),他在寻求自我解脱(想离婚)而不得的时候,就把问题上升到一个自己根本无法企及的层次(制度与世界范围)上。从表面看,他的着眼点似乎扩大了,而实际上他是以空洞的“大”来掩盖那针尖一样细微却锥人的“小”——小小的张大哥和张大嫂、小小的“诗意”和太太、小小的小赵邱先生吴太极们,以及那小小的西四牌楼街和东安市场。他想对这些“小”们视而不见,但“小”们却蜂涌而来、长驱直入闯进他的生活和思考,闯进他那个力求自足的个人世界,使得他那个小小的“我”左右冲突、无所适从。对于老李而言,自我是丧失在外来压力的逼迫下,更是丧失在理性的不曾坚持下。理性与自主性就此形成了一个互动的诠释关系:因为无法自我定位与自我认同,所以理性显得如此脆弱;因为理性的不深入与未坚持,所以就无法达到自我认同与自我定位,也就丧失了自主性。

那么,老李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理性与自我的纠缠呢?这得从老李的经历来看。简而言之,他来自乡村,跳出“农门”,进入北平,留在京城,然后又回到乡间,只是结局尚不明朗。从乡间到北平的老李,既有传统士子文人进京考科举的意味,又有五四青年到主流文化之中心去寻求理想的成分。所以,老李“头一次见着北平就远远看见那么一团红雾,好象这个大城市是在云间,自己是往天上飞。”对于老李而言,这团云雾是祥瑞之兆,也是

理想之光 这个“飞”是飞黄腾达,也是自由飞翔。他的回乡结婚,是对父母之命的顺从,也是对大学生改革力量的自信。他的进入衙门(机关)是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行为原则的翻版,也是现代先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慷慨心理的表现。他的习惯行为“想”既是中国人“吾日三省吾身”的原则体现,也代表了西方哲人“我思故我在”的生存理念。老李就是这样不加分辨地融合着古今中外的一系列思想与品性,被抛到外在世界。他行为动机的亦古亦今亦中亦外,也就导致了他结局的不古不今不中不外,一种面对当时那个性质模糊的社会(封建?半封建?殖民?半殖民?资本主义?现代?)的尴尬与无奈。

在小说中有一个关于老李的关键词:“诗意”。 “诗意”在这儿,除了指老李对马少奶奶的暗恋、对那一丝“胭脂瓣色”的渴慕之外,还有一层隐喻性内涵:以老李为代表的这部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由张大哥、小赵之流组成的市民精神文化场的吸附,追求一种人生的更为合理性与完满性,希望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这也是一种“人,诗意地安居”的生存理念。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诗之道就是对现实闭上双眼。诗人不是行动,而是做梦。诗人所制,想象而已。”^{[2] (p.73)}所以,说到底,老李就是那由一个个“小”组成的世界中的一团“闷火”,他始终在燃烧着,却最终没有爆发出来,恰如他始终在思考着,却最终没有作成一个真正的自我。他想做的事永远没做到,因为他只是限于“思”,甚至,他连说都不愿说。无论是在与张大哥的交谈、与太太的争吵、与小赵们的周旋中,老李很少说,就是说,也大多是在心里或只是“哼了一声”,让话绕着鼻腔口腔转一圈又回到腹腔。所以,他的体内总是郁结着一团“闷火”。

其实,这团“闷火”在文中有三次可以爆发的机会。第一次是小赵们在华泰宴席上戏弄李太太,老李回家后“咧着大嘴哭起来”。他分析了自己哭的原因,是恨小赵恨张大哥更是恨自己。但恨来恨去,尽管“闷火差不多把自己要烧裂了”,老李还是把它给压了下去。既没有跟小赵拼命,也没去和张大哥绝交,只是一味地“想”;“越想头越痛,渐渐地他不能再清楚地思想了。”第二天醒来,更“不思索什么”,只是“走到哪儿是哪儿”,开始随波逐流。第二次是在年末的护国寺庙会上,老李遭到“诗意”——马少奶奶明确坚定的回绝。他便恨自己的平庸,也恨太太的“竟自敢骂人”。恨了

半天就想去“跳了冰窟窿”,可是身不由己地走回家”,并且还记着“诗意”的叮咛“别吵架!”于是,老李陷入了一个离(与太太离)不得、合(与“诗意”合)不得、死(跳冰窟窿)不得、生(痛痛快快地吵一架)不得的两难境地。第三次是老李豁出去和小赵斗法。这本该看作是一场爆发,可问题在于此时的老李已经“上了张大哥所走的辙迹”,已经实行着张大哥所尊奉的敷衍哲学,他自己也只不过把这次斗法看作是“在无聊中得些趣味”,有了一种游戏人生的意思,是“把人生当个笑话看”,看看自己在这出笑剧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到底能起多大用处。具有反讽的是,这场笑剧却是由别人来收尾的。这样的结局,既显示了老李的无能——他不能彻底解决小赵以及由他带来的一切灾难,也显示了老舍对老李之无能的嘲笑——于是,他让一个平时最最无能的食客型人物丁二去解决这些麻烦,同时也显示了老舍面对主人公困难处境时的无能为力——他既无法让张大哥这个实际的人物去解决问题,事实上张大哥自己就被困在这些问题中间,有无法让老李这个思考型人物去解决,因为他只会想不会做,偶尔做一次也不彻底,因此他就把目光投回到从前,从古中国民间的“侠”的身上汲取想象性解决问题的力量。其实,在解决问题这一点上,老舍与老李同样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交织在《离婚》通篇叙述语言之中的,是一种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与爱莫能助的情绪。所不同的是:老李止于思,而老舍却不甘心,他通过合理的想象,用自己单纯的思想逻辑给事情安排一个不太合理、不太实际的发展逻辑。即:面对成人的现代的困难时,往往设计出一个传说式的前现代的人“侠”来解决问题,让人物摆脱困境。

三次“闷火”的即将爆发,可能爆发而最终被各种理由压制下去不曾爆发,更是老李理性与自我纠缠的外在表现。对于老李而言,他不缺乏理性,缺乏的是理性的深入与坚持,他不是不想拥有自我,遗憾的是这个自我总在一念之差间与他擦肩而过。正像他心中郁结的那团“闷火”,有热度、有激情,却总在关键时刻,不是爆发,而是灭亡!老李的结局是:离开京城,返回乡下。这其实是他对自己现有身份的一种否决。老李与北京,始终是一种“在而不属于”的关系,而所“属”问题恰是老李的症结。于是,在“自我认同”这个层面上,老李给我们作了一个反面的回答。他知道自己应该“不是什么”而无法确认自己应该(下转第96页)

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提高。校园是学生受教育的场所,更是锻炼学生的试验场,学生通过亲身参与高校有目的组织的一系列活动,不仅可以陶冶他们的情操,增长知识,更能起到锻炼学生的作用,学生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就是对他们能力的检验和锻炼,为他们走向社会和服务于社会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贾仕林,崔景贵.全球青少年道德教育的走向及其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2001(12):6-7.
[2] 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Campus Culture and College Students' Cultivation

QIAN Han - Zheng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1)

Abstract :Campus culture , which has an important function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promote the college students to be talent , is one inferior culture in the social culture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culture , campus culture and their function , discusses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ampus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and its influence to the colleges students , in order to show the import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mpus culture .

Key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mpus culture ,Talent - cultivating

(上接第 50 页)

“是什么”。如果说,回答“不”,是作为一个思考者的第一步;那回答“是”,则需要更多的勇气与智慧。

总之,老李在那个年代具有普遍意义,可将他视为某一类知识分子的人格代码:他们身处庸众之间,却不甘与之混为一色;他们自恃有所不同,力图冲决而出,却为别人所不屑,并时有被同化的可能与危险。如果说三十年代很多作家写出了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不仅对大学生的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提高学校的声誉,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形成高校自身特色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我们要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促进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培养出更多高素质人才。

先导性的知识分子形象,那么,老李则代表另一类的原生态知识分子,其突出特点就是想得多做得少。“敏于思怯于行”,这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惯性行为之一。他们被这种惯性力量牵扯着,游走在市民与真正的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一种艰难的不自觉的身份选择和人生定位。而这个人格代码又具有一种超时空的性质,它在不同的时代与境遇中有着不同样的解读。

参考文献：

[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The Intellectuals' Self - recognition in Lao She's Novel “Divorce”

LIU Lia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Yangzhou University, Jiangsu, Yangzhou 225002)

Abstract :Lao Li is the leading character of Lao She's long fiction“Divorce”. He is one of intellectuals who have some natural qualities. When this type of intellectuals face“modern trend”which is a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phenomenon, they will get entangled over the question of reason and independence, and finally lose their self - recognition. In the same time, this symbol of the intellectuals also reflects the author——Lao She's thought and some conviction in his time.

Keywords :Modern Trend ; Intellectual ; Self - recognition